

书外说书

题目中的“午”是端午。端午也作端阳,端五,即五月初五。历史上,北京人过端午,讲究从五月初一到五月初五,连续5天都浸润在节日的氛围里。

在历史上,北京的端午节是丰富多彩的,王公府第更是如此。在端午的第一天,也就是端一,掘金寄水《王府生活实录》记睿亲王府中的情况是,“各个院落都要挂堂帘”。

农历五月是盛夏之始,既是万物生长之际,也是虫害、疾病易发的季节,因此在传统文化中,五月被称为恶月、凶月、毒月,《荆楚岁时记》曰:“五月俗称恶月,多禁。”

王夫人赏“午”

□王 彬

称水剑;艾子,即艾蒿。这两种植物都有香气,有解毒避瘟的功效,因此要把它们悬挂在门口两侧,《红楼梦》中的“蒲艾簪门”便是这个意思。

在传统的端午节,除了吃粽子、划龙舟以外,北京还有许多其他点缀节日的什物与活动。从端一到端午,女孩子们要梳妆打扮,戴上鲜红的石榴花而走访亲戚,因此端午节也叫女儿节。

但是,这一次,王夫人的赏午宴席却有些尴尬:宝玉见宝钗淡淡的,也不和他说话,便知是昨日的原故。王夫人见宝玉没精打采,也只当是昨日金钏儿之事,他不好意思,索性不理他。

玄览堂笔记



1928年4月10日,鲁迅作杂文《头》(后收入《三闲集》),文末活剥清人王士禛《咏史小乐府·杀田丰》:“长揖横刀出,将军盖(原作作“一”)代雄。

文章指出,梁实秋最近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关于卢骚——答郁达夫先生》一文之大力攻击卢骚,多有影射之意,可谓“借头示众”。

在论争中将文学问题、文化问题强与政治事件挂钩,现在看去不可取;但鲁迅在这里也只是涉笔成趣的一个比喻,其诗亦复婉而多讽。

“头颅行万里”一句适用《咏史小乐府》的原句,这是有出典的。汉末军阀袁绍不听谋士田丰的劝告,反而把他关押起来,结果在官渡一战中大败。

《三国演义》里也写到这些故事,但将最后这两句话安在公孙康名下。据《典略》,袁熙是个明白人,他知道他们弟兄两个的头颅将被公孙康砍下来送给曹操。

接下来的“失计造儿童”一句,是指卢骚之“失计”在于他影响了后来的大批作家,这就是文章中所说的“他现在所受的罚,是因为影响罪,不是本罪”。



欲望美丽

□王祥夫

小说与绘画根本是两回事,但又是一回事。看画家李津的画作就像又读了一回美国著名作家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说。雷蒙德·卡佛之所以是大师,在于他骨子里的与众不同。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实实在在组成人类生活或支持人类生命得以循环不息的是一大片的琐碎存在,吃、喝、拉、撒、睡、蔬菜、肉类、心肝、头蹄下水或者是各种尺寸的香肠。

这就不能不让人喜欢李津,他笔下的丰富和实在都紧贴着人的欲望,他笔下有猪头啊,猪蹄啊,沙丁鱼和翔着劲儿的马面鱼、纤细的小葱和肉头的大块儿豆腐,还有大块儿的红烧肉!

李津的画,真正是撇清了一切外在的表演成分,用笔敷色,一切从人的欲望出发。什么最重大,人的欲望最重大,还有比这更重大的吗?李津笔下人物的一举一动正是受着人类重大的欲望驱使。

李津的画是实实在在的红尘滚滚,李津的画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与我们这个时代红紫烂漫胃口奇巧的生活气氛十分协调。时代性的享乐与放松自在、时代性的满足而又不满足、时代性的对欲望的解决而马上又将解决尚未到来的欲望,就表现当代“食欲欲望”这一点上,任何画家都没李津做得好。

欲望美丽,或可说,我们的食色本性是美丽的!



枕留香 李津作

星河 XINGHE



大白话

读书的好处

□陈世旭

初中毕业,家里无力送我升学,不得不辍学谋生。因为读书少,对读书人无比敬仰,觉得他们很高大、很了不起。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古人用功读书的故事,书读得好当了大官、发了大财,荣华富贵、耀祖光宗的故事,多如牛毛,举不胜举,这些故事代代相传,可以让人耳朵听得起茧。

《歌德访谈录》曾记录过这样一句话:“人类的遗产总是要跪在地上来接受的,并不能心存侥幸。”歌德是文化巨人,我因为读书少,没有资格拿这样的话来奉劝人。

读图之时的快餐阅读定较为轻松,但深入的阅读也许更有可能让人收获一种难得的平静和慰藉。读书借着个人自己的存有,使个体认识到整体的存在。

是谁给时间做了手脚?

□黄桂元

年少习文,常常为赋新词强说愁,比如“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光如白驹过隙”之类的句子,信手拈来而不知深浅,像是在说顺口溜儿。

近日某晚,翻看闲书,我的目光不经意间落到2012年挂历上,心头暗暗一惊:神不知鬼不觉,我们竟然在21世纪生活了整整12载!

一些智者早就注意到了时间变快的问题。韩少功在10年前出版的《暗示》中谈到:“安定和舒适加速了时光,缩短了我们的生命,是一种偷偷地掠夺……雷同的日子无论千万也只是同一种日子,人们几乎已经不能从记忆中找出任何图景或声响,作为岁月存在过的物证。”

是谁给时间做了手脚,使它像是被拨快了?其

实,并不存在鬼使神差,而是我们自己。我们人人认同时间就是生命,“速成”成了这个年代的标志性名词,“降速”因其不合时宜已被时间字典淘汰。

我们为榨取时间,“提速”应运而生,汹涌而至,全面渗透,无孔不入。对时间的过度纠缠和透支,生活被单纯地简化为提速状态,日子就会像一匹脱缰野马,朋友如生,危机四伏。

16世纪的意大利诗人亚里奥斯图曾感叹:“一个无知的人,在空闲时是多么悲惨啊。”时间变快在近造就越来越来越多“无知的人”,他们不仅退化了亲近大自然的能力,还被绑在失去刹车的时光列车上,身不由己,撒手闭眼,只能任凭轰然前行,不知所终。

其实,我们穷途不舍竭力追求的东西,往往远超出自身的生存必要,更多的则属于奢求所需。地球和大自然是有定速、定数和定理的,幸福的简朴并不需要用时间变快为代价,明白这样一个简单事实,“低碳现代化”是可行的,它意味着必须从尊重时间伦理开始,善待大自然规律,或许一切为时不晚。